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

御製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
者地奠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
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有
幽微名言之路攸絕真如湛寂性相
之義都捐然則發啟心聲資法雷之
激響將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
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
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
之天爰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孕育
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牢籠於方八
千歲周星閟采言符降誕之徵漢日
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感揚沙劫
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弘
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詎藉干戈壞
生死之軍唯憑慧力闢圓明之界廣
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
縱使浮天欲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
情塵法雨霑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
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
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
纒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
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
諸品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来玄言
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
開迷馬鳴檀美於瓊編龍樹騰芳於
寶偈於是遥通震旦遠布閻浮半滿
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騖澄安佽德
接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駢蹤於法宇
遂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
蹟流覩周十方而騰茂實須屬後周
膺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
毁廢寰中法侶並混編甿嗟乎闃寂
禪居空留宴坐之處荒凉慧苑無復
經行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
大業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
旣遭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
增長於是人迷覺路遭迴於苦集之
區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纒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陵巢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掩坤絡以還淳亘乾維而獻款
乖懸佛日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桂齊

安號鷲嶺共五峯爭峻大弘
釋教諒屬
皇朝者馬大福先寺翻經三藏法師
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
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朱紱分輝貂
蟬合彩高祖為東齊郡守仁風逐扇
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祖
及父俱猷俗榮放曠一丘逍遙三徑
含和體素養性怡神摘芝秀於東山
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嶠捿偃
白雲卑鶴於是香聲場駒以之縶影
法師幼挺明悟夙彰聰敏纔踰辮李
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尋
西國業該經史學洞古今愍三藏之
玄樞明一乘之奥義既而閑居習靜
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十
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廣
府發蹤結契數乃十人鼓棹昇舤唯
存一己巡南溟以遐逝指西域以長
駈歷巖岫之千重涉波濤之万里漸
届天竺次至王城佛說法花靈峯尚
在如來成道聖躅仍留吠舍城中獻
蓋之蹤不泯給孤園内布金之地猶

存三道寶階居然目覩八大靈塔邈
矣親觀所經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
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阿耨池
邊幾濯纓而濼鑒法師慈悲作室忍
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坐則六
時無倦又古来翻譯之者莫不先出
梵文後資漢譯摭詞方憑於學者銓
義別禀於僧徒令茲法師不如是矣
既閑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
綴文咸由於己出指詞定理匪假於
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
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
聖元年夏五月方届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乾握紀紹
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魚麗四
衆虹幡挂日鳳吹遏雲香散六銖花
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上東
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藏及
大福先寺主沙門復禮西崇福寺主法
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先寺與天
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寺主慧表沙
門勝莊慈訓等譯根本部律其大德

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冥懷懸法鏡
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詞林挺秀將
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澄桂輪而合
彩渾金璞玉諒屬其人誠梵宇之棟
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諸雜經律二
百餘卷繕寫云畢尋並進內其餘戒
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之教具明八
法之因俻曉鵝珠尚護蟲命無傷浮
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期於靡覆崇
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耳目伏願上資
先聖長隆 七廟之基下逮微躬恒
佐九天之命遷懷生於壽域致薄俗
於淳源歲稔時和遠安迩肅顧以萬
機務惣四海事殷爰憑乙夜之餘式
賛弥天之德課虛扣寂聊題序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毗柰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哀愍一切　面滿如初日
目淨若青蓮　佛生調伏家　弟子衆調伏
調伏除衆過　敬礼法中尊　佛說三藏教
毗柰耶為首　我於此教中　略申其讃頌
如樹根為最　條幹由是生　佛說律為本

癸

能生諸善法　辟如大隄防　瀑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於毀禁　諸佛證菩提
獨覺身心靜　及以阿羅漢　咸由律行成
三世諸賢聖　逺離有為縛　皆以律為本
能至安隱處　若此調伏教　安住於世間
即是諸如来　正法藏不滅　戒是能安立
如来正法燈　離此即便無　安隱涅槃路
佛遊於世間　隨處說經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難值遇　如地載群生　能長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諸福智　佛說由律教
能生衆功德　奉持得解脫　毀破生悪趣
為馬若不調　制之以鈎策　律教亦如是
不調令善順　如城有隍塹　能禦諸怨敵
律教亦如是　能防於破戒　辟如大海水
能漂於死屍　律教亦如是　能除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諸佛之導首　苾芻喻商旅
此為無價珎　破戒逾虵毒　律如阿伽陁
盛壯意難調　以律為轡勒　律於善道處
常與作橋梁　亦於悪趣海　能與為船栰
若行於險路　戒為善導者　若昇無畏城
以戒為梯隥　大師最勝尊　親說於律教
此二無差別　咸應歸命礼　佛及聖弟子
咸依律教住　於戒生恭敬　故我歸命礼

我依律讚歎 此說應尊重 於初首歸依
吉祥事成就 毗柰耶大海 涯際淼難知
差別相無窮 豈義能詳悉 大師律教海
甚深難可測 我今隨自能 略讚於少分
世尊涅槃時 普告諸大衆 汝於我滅後
咸應尊敬戒 故我申讚頌 欲說毗柰耶
仁等應至心 善聽調伏教
別解脫經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行者更難遇
諸佛出現於世樂 演說微妙正法樂
僧伽一心同見樂 和合俱修勇進樂
若見聖人則為樂 并與共住亦為樂
若不見諸愚癡人 是則名為常受樂
見具尸羅者為樂 若見多聞亦名樂
見阿羅漢是真樂 由於後有不生故
於河津處妙階樂 以法降怨戰勝樂
證得正慧果生時 能除我慢盡為樂
若有能為決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聞
從少至老處林中 寂靜閑居蘭若樂
合十指恭敬 礼釋迦師子 別解脫調伏
我說仁善聽 聽已當正行 如大仙所說
於諸小罪中 勇猛亦勤護 心馬難制止
勇決恒相續 別解脫如銜 有百針撅利

若人違軌則　聞教便能止　六十若良馬
當出煩惱陣　若人無此銜　亦不曾喜樂
彼沒煩惱陣　迷轉於生死
摠攝頌曰
若作不淨行　不與取斷人　妄說上人法
斯皆不共住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一
別攝頌曰
蘇陣那無犯　苾芻在林中　弱脊及長根
妙喜二皆犯　晝日房中睡　閑林離欲人
善與昔因緣　應知頌摠攝
尒時薄伽梵從初證覺於十二年中
諸聲聞弟子無有過失未生瘡疱世
尊為諸弟子說略別解脫戒經曰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眾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莫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至十二年在佛栗氏國時羯蘭鐸迦
村羯蘭鐸迦子名蘇陣那富有資財
多諸僕使金銀珎寶穀麥盈溢所貯

貲貨如毗沙門天王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樂而住彼於異時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所謂殺生偷盜欲邪行虛誑語及飲諸酒悉皆遠離由斯敬信日漸增廣便以正信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既出家已與諸親屬相離而住猶如昔日在家無異尒時具壽蘖陣䣊便自思念豈容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應證未證應得未得與諸親族相雜而住我今宜應捨離親屬執持衣鉢遊行人間作是念已便捨親屬行詣他方逢世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者時蘇陣䣊作是念已今我親屬財食殷富宜應就彼羯蘭鐸迦村勸於僧田廣設供養若麨若粥或常施食或請喚食或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教諸親屬少興福業為饒益事時蘖陣䣊便捨他方執持衣鉢漸次遊行遂至羯蘭鐸迦村去斯不遠在阿蘭若住小房中時蘖陣䣊詣親屬所廣為諸人讚揚佛法僧寶令於大衆設諸供養而

癸

作饒益時蘘陣鄰在阿蘭若修杜多
行但三衣糞掃衣常乞食次第乞時
諸親族於日日中恒以上妙甘美飲
食施衆僧已蘘陣鄰持衣鉢入村中
以次而乞到其本舍既無所獲捨之
而出蘘陣鄰母有事他行時有老婢
還見蘘陣鄰憶識容顏知无所獲疾
疾而去老婢見已詣蘇陣鄰母處白
言大家知不長子蘇陣鄰久離鄉邑
今還故居乞求不獲疾疾而去時蘘
陣鄰母作如是念豈非我子有憶戀
耶情生不樂欲歸於俗不愛沙門被
沙門所苦耆懶猒捨沙門行耶作是
念已遂便出村屆蘘陣鄰所居之處
告曰蘘陣鄰汝有憶戀耶情生不樂
欲歸俗耶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耆
懶猒捨沙門行耶蘘陣鄰我家中物
及姊時財汝且聽說我自所有金銀
之物積為大聚兩邊人坐互不相見
又汝父財物官印金錢數有百千万
億況復諸餘雜類財貨汝可還家隨
情受樂任為福施說是語已時蘇陣
鄰白母言我無憶戀情有不樂歸還

設居亦無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著
懺猒捨時蘓陣那母聞是語已便自
思念非我所堪令其返服應可別設
餘計時母還舍告新婦曰尒若月期
時至可報我知新婦敬諾後於異時
月期既至白言大家我今月期時至欲
何所作姑曰時過洗浴冠衆花鬘塗
以名香著諸瓔珞嚴身之具咸令備
盡如蘓陣那昔在家日情所樂事皆
悉為之婦既聞已莊飾事周還至姑
所白言大家如蘓陣那昔所愛好我
已為之沐浴嚴身著諸衣服若有所
作今是其時時蘇陣那母遂與新婦
同車而去詣蘓陣那所住之處到已
下車足步而進時蘓陣那在小房外
遊步經行母既見已告曰蘓陣那如
汝所云無有憶戀廣說如上今汝新
婦身淨宜留種子無令財物沒入於
官時蘓陣那先未制戒不見欲過覩
少年婦情生染著欲火燒心告其母
曰我豈合耶母曰為留種子法應如
是時蘓陣那牽故二手便向屏處脫
去法服遂即再三行不淨行時有有

情至求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棄
背生死三界五趣無心樂著以最後
身從勝妙天来託婦胎若明慧女人
有五種別智異於餘女一知男子有
欲心二知時節三知從某人得娠四
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依右脅
住若是女者居在左脅時彼婦人心
生歡喜白其姑曰大家知不我已有
娠居在右脅必定是男光顯宗胄其
姑聞已心大慶喜作如是言我於昔
来情希善子紹嗣家門冀彼長成終
懷報德常修福慧利益我等姑知是
事便以新婦置在高樓隨時供給女
醫調膳不令差殊身具瓔珞如天婇
女遊歡喜園進止威儀常處牀座足
不履地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惡聲寢
食往来曾無違忤經九月已便生一
子顔貌端嚴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
高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
膝衆皆敬仰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
姑以見告諸親曰此子今者欲作何
名衆人議曰此兒因種子法而求得
之可名種子其姑即便授八養母二

供乳哺二作褓持二為澡浴二共歡
戲給以乳酪酥精石蜜及餘上妙甘
美飲食而用資養速便長大如蓮出
池旣漸童年學諸技藝筭數書印取
與質納皆盡其妙於八種術善能占
相所謂相寶相衣相宅相木相爲相
馬相男相女彼於異時深生正信歸
向三寶受五學處同父信心念念增
長遂捨家趣非家求出離行於善說
法律剃除鬚髮而披法服獨處閑靜
無放逸心策勤勇猛專念而住淨修
梵行於現法中證悟圓滿破無明觳
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
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鄣㝵如手
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
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
諸天悉皆恭敬尒時具壽種子證阿
羅漢受解脫樂即說頌曰
聖行已圓滿　不墮於父財　我此最後身
盡除諸過患
時蘇陣那作不淨行已世尊於無量
百千聲聞苾芻大衆中而爲說法所

癸

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時蘇陣那亦
在衆中聽佛說法既聞法已心懷愁
惱深生追悔赧容伏面默尒無言即
便歸房懷憂而住後於異時有諸苾
芻巡觀房宇次至蘇陣那所住之房
共為談話見蘇陣那懷愁而住時諸
苾芻謂蘇陣那曰汝於先時見有客
至逢迎歡笑先唱善来為持衣鉢及
諸資具何故今時見我等来心懷愁
惱伏面而住默然無語汝蘇陣那為
身病耶為心痛乎時蘇陣那告言諸
具壽我非身病而心有燋熱問言何
故心有燋熱時蘇陣那具說其事時
諸苾芻聞其說已不喜不嫌從座而
去還詣佛所到已礼佛雙足在一面
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尒時告
諸苾芻曰此蘇陣那於有漏中先作
非法行不淨行尒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佛是知者見者知而問非
知不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而問
無利不問破決隄防為除疑惑有利
而問告蘇陣那言汝實作斯不端嚴
事耶白佛言實尒大德佛告蘇陣那

癸

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非威儀
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䕶陣郝云何汝
今於我所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
妙法中而為出家作斯非法可悪之
事癡人寧以男根置在猛害毒虵口
中不安女根中世尊以種種方便說
猒汙事呵責䕶陣郝已告諸苾芻曰
由此因縁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
毗柰耶制其學處云何為十一攝取
於僧故二令僧歡喜故三令僧樂住
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慚者得安故六
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
在有漏故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
行得久住故顯揚正法廣利人天我
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毗柰耶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
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
法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斯學處已在
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于時有一苾
芻去斯不遠在阿蘭若小室中住於
彼林中有一雌獼猴貪飲食故至苾

芻所苾芻毎以殘食與之便即共行
不淨行時有衆多苾芻巡遊觀看詣
阿蘭若至苾芻住處便共言談在一
面坐彼雌獼猴憶先惡事來至其所
目視苾芻以身相就苾芻見已著見
餘人即便遮却如是再三時雌獼猴
遂大瞋怒即以足爪爬劙苾芻頭面
及衣並皆破裂便向一邊鳴叫跳躑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即便問曰具壽
此野獼猴何故初来先觀尓面復以
身就汝見便遮如是再三瞋怒爬劙
身衣並破鳴叫跳躑時彼苾芻具以
事白諸苾芻聞告言具壽豈非世尊
遮諸苾芻行不淨行彼便報曰世尊
制戒但制人趣不遮傍生時諸苾芻
聞是語已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并與
俱行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便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人趣
尚制況復傍生彼愚癡人犯波羅市
迦尓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
而故問苾芻汝實作是不端嚴事罪
惡法耶白言實尓世尊以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尓時世尊告諸苾芻前是

剏制令是隨制我今更於毗柰耶中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
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
法乃至共傍生此苾芻亦得波羅市
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蘇陣那等苾芻有五
一名字苾芻二自言苾芻三乞求苾
芻四破煩惱苾芻五白四羯磨圓具
苾芻言名字苾芻者如人立字名作
苾芻或世共許或是苾芻種族因此
喚為苾芻是謂名字苾芻云何自言
苾芻若人實非苾芻自言我是苾芻
或是賊住自稱苾芻是謂自言苾芻
云何乞求苾芻若諸俗人常為乞求
以自活命是名乞求苾芻云何破煩
惱苾芻若人能斷諸漏煩惱所有集
熟諸善異熟未來生老死能善了知
未除根本如斷多羅樹頭證不生法
是名破煩惱苾芻
云何白四羯磨圓具苾芻謂身無障
難作法圓滿是不應呵是名羯磨圓
具苾芻今此所言苾芻義者意取第

五言復者謂更有餘如是流類與諸
苾芻者謂共諸餘苾芻也同得學處
者若有先受圓具已經百歲所應學
事與新受者等無有異若新受圓具
所應學事與百歲圓具者事亦不殊
所謂尸羅學處持犯軌儀咸皆相似
而得故名同得學處
言不捨學處者齊何名為不捨學處
謂對憤狂心乱痛惱所纏聾瘂癡人
而捨學處皆不名為捨若於獨靜處
作獨靜想或於獨靜處作不獨靜想
或於不獨靜處作獨靜想非捨學處
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
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
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
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
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若對
睡眠入定非人天等變化傍生及諸
形像或時閙乱或不審告住本性人
皆不成捨言學羸不說者應為四句
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有學羸而
說非捨學處有捨學處學羸而說有
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捨學

處非學羸而說如有苾芻情懷顧戀
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為沙
門所苦著慚恥背詣苾芻所作如是
言具壽存念我某甲今捨學處是名
捨學處或云我捨佛陁達摩僧伽或
云我捨素呾羅毗柰耶摩窒里迦或
云我捨鄔波䭾耶阿遮利耶或云知
我是俗人知我是求寂扇侘半擇迦
汙苾芻尼殺父害母殺阿羅漢破和
合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外道是趣外
道者賊住別住不共住人乃至說云
我於仁等同法者同梵行者非是伴
類是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
學羸而說非捨學處如有苾芻情懷
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
為沙門所苦著慚恥背詣苾芻所作
如是言具壽知不梵行難立靜處難
居獨一難住難居林野受惡臥具我
憶父母兄弟姊妹受業師主我欲學
諸工巧及營農業於我家族情希紹
繼若苾芻雖作如是種種追悔言辭
然而不云我捨學處是名學羸而說
非捨學處云何學羸而說亦捨學處

如有苾芻情懷顧戀廣說如前乃至
作追悔言而云我捨學處廣說如前
乃至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學羸
而說亦捨學處云何不捨學處非學
羸而說謂除前相是謂學羸不說言
作不淨行者即是婬欲言婬欲者謂
兩相交會也法者此據非法名之為法
身業行非名之為作乃至共傍生者
謂獮猴等此者謂指其人苾芻者謂
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
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
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
希求具戒要祈擔受情無恚恨以言
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
嫌棄不可愛樂若苾芻亦纔犯時即非
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槃性
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
多羅樹頭更不復生不能欝茂增長
廣大故名波羅市迦
言不共住者謂此犯人不得與諸苾
芻而作共住若褒灑陁若隨意事若
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衆有事應差

笑

十二種人此非差限若法若食不共
受用是應擯棄由此名為不應共住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於三處行婬　三瘡隔不隔　壞不壞死活
半擇迦女男　見他睡行婬　或與酒藥等
被逼樂不樂　犯不犯應知
若苾芻於其三處作不淨行行婬欲
法得波羅市迦云何三處謂以生支
入大小便道及口纔入即得波羅市
迦若苾芻共三種人作不淨行得波
羅市迦云何為三謂女男半擇迦若
苾芻作行婬意於活人女三瘡不壞
於彼行婬以有隔入有隔以有隔入
無隔以无隔入有隔以無隔入无隔
入時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於活人女
三瘡損壞於彼行婬隔等同前入得
窣吐羅底也若於死人女三瘡不壞
隔等同前入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於死人女三瘡損壞隔等同
前入得窣吐羅底也如於人女若活
若死得罪重輕如是應知於非人女
傍生女若活若死於三瘡門有損無

損有隲無隲得罪輕重同前若於人
男非人男傍生男若活若死於二瘡
門有損無損及以隲等得罪同前若
男半擇迦非人傍生半擇迦若活若
死於二瘡門有損無損及以隲等得
罪同前若苾芻於眠睡苾芻行不淨
行若睡苾芻於初中後不覺知者無
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睡苾芻初
知中後不知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
本罪若初中皆知後不知者無犯行
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而無
心受樂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
若初中後皆知有心受樂者二俱得
根本罪若苾芻初向眠睡苾芻處有
犯無犯既尒若向苾芻尼處式叉摩
拏求寂求寂女處得罪輕重如上應
知若苾芻尼式叉摩拏及求寂女向
苾芻處及求寂處各各有犯无犯准
前應說若求寂向苾芻苾芻尼式叉
摩拏求寂求寂女處有犯無犯亦如
上說若苾芻以米酒花酒根皮等酒
與苾芻令熟醉著行不淨行而醉苾
芻於初中後有知不知受樂不樂得

罪輕重有犯無犯乃至餘衆與酒令醉如上睡眠廣說如醉既尒若以呪術及藥令彼迷乱於彼諸境行不淨行乃至餘衆乎為得罪有無如上若苾芻强逼他苾芻共行不淨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時作心受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不樂出時樂二俱滅擯若被逼者三時不樂無犯逼他者滅擯如逼苾芻若逼苾芻尼及下餘衆准事應知若苾芻等乎相陵逼如前所說尒時室羅伐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未久之間便生一子腰脊軟弱猶如猫兎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兒腰軟應與立字名為弱腰即此童兒年漸長大便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既出家已於所住聚落而行乞食攝護威儀諸根無乱善防心意還詣所居餅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中欲染心發便以生支內自口中而受欲樂後於異時有諸苾芻

因看房舍既入房已見彼弱骨作如
是事情懷悒歎而問之曰具壽汝作
何事報言我受欲樂苾芻報曰豈非
世尊制行婬法報言具壽佛遮於他
不制於自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嫌
不喜捨之而去往詣佛所如常威儀
以事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
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
欲心為受樂意起自生支內著口中
或以他根入自口內得根本罪
時室羅伐城有長者子其根極長時
人因此名曰長根於佛法中出家圓
具入自房中以己生支內大便道而
取欲樂時餘苾芻因行房舍見彼長
根作如是事問何所為乃至報曰佛
制他人於自何過諸苾芻白佛佛言
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
羅市迦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嗢逝尼
城在西方邊處有大賣主名曰難陁大富多
財受用豐足所有貲產如毗沙門王
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樂而住雖淹
歲月竟无子息為求子故於諸天祠

及諸神祇處處求乞不隨所願然世
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
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
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
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
時彼寶主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
妙天來託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
智廣如上說乃至娠在右脅喜白其
夫遂置高樓隨時給侍如天婇女月
滿生子衆相具足其父以兒告諸親
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然中國法所
誕子息若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者名
此孩子儀容端正衆人樂觀是寶主
孫陁羅難陁時彼諸親共相議曰今
難陁之子應與此兒名孫陁羅難陁
授八養母速便長大如蓮處池學綜
四明藝窮八術其父尒時於春夏冬
為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婇女謂上
中下昇妙樓觀奏諸伎樂是時難陁
寶主常為計筭取與出納无時蹔休
時孫陁羅難陁白其父曰何苦計筭
無蹔閑時難陁報曰汝豈鎮處高樓
終日歡戲而能辦家業耶而我必須

知其家業孫陁羅難陁聞父語已即便自念父出此言欲警覺我跪而請曰若如是者我欲遊方經求產業願垂見許父曰汝今宜住我有珎財何勞遠覓孫陁羅難陁報曰父雖有財我必須去父便生念我今應可息彼求心即持鎖鑰遍開七庫示以金銀成與未成悉皆充滿告孫陁羅難陁曰既有如是財寶豐盈汝宜端拱受諸欲樂隨情持施修造福田欲遊他方此事應息答曰父以此物告示於我我若有子將何以示父即生念善哉此說我亡之後須憂家業我今現在漸教其事且令持貨試往他方一則學作經求二則見我親識遍觀方邑情無所迷作是思已命其妻曰我身沒後此孫陁羅難陁當憂家業莫以前事而告知之妻曰此成善事可隨意行父報子曰汝所發心誠亦佳矣我身亡後汝知家務以前所陳咸皆勸誘令持財貨馳逐他方時賈主難陁即便遣人搖鈴吹貝普告城邑所有居人及四方賈客今者賈主孫

陁羅難陁欲持貨物求利他方仁等
若能相隨去者關河津濟不輸稅直
所有行資並當豫辦時有五百賣人
聞此告令各備財貨佇待行期時父
難陁廣設賓會普召行人既並食已
而告之曰諸君當知此孫陁羅難陁
是我之子我觀仁等心无別異君等
賣人欲詣他方求財利者有其三患
所謂博弈及以酒色若見孫陁羅難
陁染三惑者應當遮止有利益處勸
進修行若諸君等遮惡勸善能隨教
者斯曰善哉若不用語仁等宜應易
所將物持貨言歸并告孫陁羅難陁
曰汝是我子所餘賣人與汝無別彼
有善言宜當見用子便敬諾卜擇良
辰即以車馬載負諸物與五百人共
為伴侶俱尋遠路到室羅伐城於一
店中安置貨物時室羅伐城有一婬
女名曰賢首以衒色為業顏貌奇挺
人所樂見若得五百金錢者方與同
宿時彼婬女聞有商人遠自嗢逝尼
城彼有賣主名曰難陁其子孫陁羅
難陁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與五百賣
人遠來至此於我店上安其貨物停

止而住即便生念我若不能惣奪彼
財不復自名為賢首矣便命使女曰
於某肆上有一賣主名孫陁羅難陁
多財巨富汝持花鬘塗香上服至彼
告言賣主此是大家賢首遣我持来
聊伸薇信復告之曰何意賣主寄居
店肆宜可暫来女使即便持諸花鬘
詣賣主所委悉告知時孫陁羅難陁
聞已告使女曰汝且前行我著香鬘
隨後而去時彼使女即前歸家報大
家曰令我先来彼當尋至時彼賢首
聞使語已情生喜悅即便掃灑庭宇
布列名花以妙香薰盛設牀座張施
帷幔以待賣人是時孫陁羅難陁即
便洗沐著新淨衣具以花纓而自嚴
飾車馬僕從詣賢首舍是時賢首遥
見彼来容貌威儀有乖常類問使女
曰此是賣主孫陁羅難陁耶使女荅
言尒賢首喜悅即說頌曰

不簡富擕貧　無論良與賤　但令美容貌
便乱女人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